



故乡的香樟树

□褚文欣

我最早对香樟的认知,是从母亲的那只樟木箱开始的。

它静静地卧在母亲房间的角落里,木色已经黯淡,甚至斑驳,却仍有一丝幽幽香气。母亲说,那是她的陪嫁,是外婆留给她的唯一念想。

小时候,我常趴在箱子边,看母亲打开它,拿出叠得整整齐齐的衣物,那一瞬间,一股清冽、带着草木深处最本真的芬芳之气,就涌了出来。母亲说,用它装衣服,不生虫,还会染上这好闻的味道。

年幼的我并不知道,这种香气的源头,是一种叫作香樟的树。它只是作为一个名字,连同那股淡淡的香,一同藏在了我童年的记忆深处。

后来,渐渐长大,我才发现这香樟树,在我的家乡宜兴,随处可见它们的身影。

这座位于太湖西岸的小城,山水相依,街巷蜿蜒,当你漫步在大街小巷,你会发现香樟树就长在每一条路旁、每一道河畔、每一户人家的窗前。它们不挑地方,不拣土壤,哪怕是在石头缝里,也能扎下根去,慢慢地撑开一片绿荫。

春天的香樟树,最有韵味。别的草木抽芽,唯独香樟在悄悄完成一场落叶的轮回。深褐、暗红的老叶脱离枝丫,簌簌落在路上,踩上去沙沙轻响,像岁月低声絮语。

旧叶尚未落尽,嫩生生的新绿便已缀满枝头,浅碧、嫩青层层叠叠,衬得老树愈发温润。它以一场无声的凋零,换一身鲜活生机,芳林新叶催陈叶,藏着最平和的生命哲思。

五月,香樟开花了。花细细碎碎的,米粒大小,淡绿中泛着白,一簇一簇藏在叶子底下,不仔细看,几乎寻不见。但香气是藏不住,不似桂花那样甜腻,也不像栀子花那样浓烈,而是清清爽爽,带着一丝药味,又掺着一点幽凉。风一吹,满城浮动,走在街上,仿佛穿行在一座无形的香炉里。

特别是一夜微雨过后,香气便愈发浓郁。雨珠还挂在枝叶上,亮晶晶的,风一吹,簌簌地落下来,那香味是木质的、浑厚的,带着雨水的湿润和泥土的踏实,就像母亲樟木箱里散发出的那种,让人莫名地心安。

香樟是四季常青的树,冬天

再冷,它的叶子也不会全部凋落,总留着一些绿意,在萧瑟的寒风里,给这座城市以倔强的生机。它常常在季节轮转中,悄无声息地完成了新老交替,既不张扬,也不喧哗,只是默默地用绿意与独特的香气回报这片土地。

香樟,是宜兴的市树。为什么是它?我一走,一边琢磨。

前面是一条老巷子,两边的墙都有些年头了,墙头上长着青苔。巷口就有一棵香樟树,比街上的那些还要粗壮。树干灰褐,布满深深的裂纹,就像老人额上的皱纹,刻满光阴。可枝叶却生机勃勃,绿得发亮,仿佛刚刚被雨水洗过,每一片叶子都在闪着光。

树下几位老人闲坐,我凑过去问这树的岁数。一位老人说:“估计有两百来年了,我小时候它就在,那时候就这么大,现在还是这么大。”另一个老人笑道:“它长得慢,可是结实。你看它的木纹,细密得很,做出来的家具,用几代人都不会坏。”

我一听,心里忽然亮了一下。香樟木纹理致密,天生含香,虫蠹不侵。它从不争抢什么,却凭着自身的质地,成就了经久的价值。宜兴人何尝不是如此?外表朴素,内里却有韧劲和风骨。

宜兴素有“教授之乡”“书画之乡”之称,出了那么多的大家学者,他们不就像这香樟树么?根扎在故乡深厚的泥土里,汲取着千年的文脉,然后默默地生长,将才华与智慧化作浓荫,贡献给更广阔的世界。他们身上那份沉静、务实、不为浮华所动的气质,不正是香樟的品格么?

我忽然觉得,这一棵棵香樟树,就像一个个宜兴人。那香气,是他们的风骨与精神,飘在街巷,飘在河畔,飘进每个宜兴人的心里。

一座城和一种树相处久了,便会有一种默契。我几乎每天都会看一看街边的香樟树,看着它粗糙的树皮,抚摸着它遒劲的枝干,闻着那熟悉的香气,心便静了下来。

那香味,连接着母亲的樟木箱子,连接着故乡的每一条街巷,连接着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精神血脉。

花会落,叶会换,人间烟火匆匆,唯有一树樟香,守着这座江南小城,把温柔与安稳,尽数赠予路过它的每一个人,年年如约,温柔绵长。

夏水清凉

□邹凤岭

天刚放亮,村口大槐树上那只蝉便亮开嗓子:“吱,吱,吱……”一蝉歌唱,万蝉齐鸣,把我从睡梦中唤醒。古老的村庄,开启了夏里新的一天。

父亲背上网兜,手提镰刀,赶着蝉鸣去田间割牛草。出了门,浓雾笼罩,没有一丝风。父亲自语:“春雾风,夏雾热,秋雾雨,冬雾雪。今个儿,又是炽热的一天。”

夏日里,无论多热,父亲晨起割草,雷打不动。那时他为生产队养一头大黑牛,草料全靠他一镰一镰割回来。父亲下了地,母亲便去厨房清洗水缸,提起那用得发亮的木桶,到小河边提水。小河的水清澈、清凉。一趟,两趟,三五趟,大水缸盛满了,够用一整天。父亲割完草,扛着满兜青草回到家,从水缸里舀起一瓢凉水,“咕咚咕咚”一饮而尽,那酣畅,比喝老酒还甘甜。

夏日的清凉,就在那流淌的河水里。古老的村庄,傍水而居。水是生命之源。民国贤乡印水心曾留下家乡河流的文字:“环绕村庄的小河,从蟒蛇河流来。村庄的小河,河宽八丈至五丈,深五尺浅三尺,流率一钟一里。”夏日里,小河的水,总是那么清凉。中午时分,劳作的父亲,小憩在屋边用谷草搭建的敞篷下。敞篷边,一汪荷池,连接清凉的河水,荷绿花红,蜻蜓落在了荷尖。正午的阳光,透过荷叶的缝隙,砸进了水波里,波光粼粼。时有鱼儿跃出水面,要去够那蜻蜓。一阵清风,从水上生起,吹动青荷,吹进敞篷。午后时分,父亲静坐敞篷,与荷相邻,手持竹篾子,一根根破开芦苇的秆,编织捕鱼的篓子。到了傍晚,将篓子安放在水边。过了一夜,便能收获一篓子的长鱼(黄鳝)。

夏日的小河,是孩子们的好去处,游泳,纳凉,打水仗。学校放了暑假,小伙伴们聚在一起,去小河边,那里是清凉的世界,是童年的天堂。听蝉鸣,去捕蝉。我从家中取来一把小麦,放在嘴里反复咀嚼,

嚼碎了麦仁,吐在手中,放到河水中洗一洗,洗出了面筋,缠在长长的竹竿尖上去粘蝉。粘住了蝉,蝉翅震动,发出悲烈的叫声。拿着蝉,你追我,我追你,追赶出满身的汗水。“扑通、扑通”,一个个跳进了小河,一个猛子扎下去,河水好凉好凉。一个夏天,嬉戏,玩耍,小河成了天然降温场。一会儿,姐姐推着木盆,从河对岸游到了我们身边。原来,姐姐下水,体味河水的清凉,顺便采出水下的河蚌。采河蚌,我们也来了精神,可是怎么采,也没有姐姐采的河蚌大和多。送走采了一木盆河蚌的姐姐,我们依然没有离开水边。直到太阳西下,听到奶奶呼喊我的小名,大家这才一同回家去。奶奶见到了我,摸着我的头叮嘱:“下水时,千万不要去河的深水处,那里危险!”我点了点头说:“记住了!”至今记忆犹新。

太阳落西山,村庄进入夏日的夜晚。煤油灯从每户人家的窗口闪出微光,星星般闪烁。晚饭过后,小河边的水码头旁,回响着碗筷洗涤碰撞与女人们说笑的声音,那是村庄的交响乐。明亮的月儿,走进了小河,萤火虫提着灯笼,从河这边飞到了那边。我跟着二叔,去往村头大木桥乘凉,时有萤火虫飞过眼前。木桥上,人挨人,清风吹来,掠过河面,吹去了人们的疲惫。二叔摇着蒲扇,说着好听的故事:《水泊梁山》《水漫金山寺》……水声潺潺,凉意袭人。直到半夜,乘凉的人们才渐渐散去。我与二叔等乡邻,来到临水的打谷场,铺开芦苇席,躺下,河面吹来清凉的风,一会儿就把我们送进了梦乡。

夏水清凉,记忆犹新。那时的夏,天气炎热,却有夏水清凉。现如今,空调无处不在。炎热的夏天,在室内竟浑然不觉。可吹久了,反倒生出了依赖症。夏水清凉,那是自然的清凉。回归自然,体验自然,自有一番不一样的感受和快乐。